

书林漫步

边月空悲

◎陶晓跃

李益是中唐前期极负盛名的诗人,他的七言绝句,一向为后人看重,明人胡应麟有语:“七言绝,开元之下,便当以李益为第一。”李益的边塞诗继承了盛唐高适、岑参边塞诗的优秀传统,于雄浑之中显其苍凉和悲壮。

“边霜昨夜堕关榆,吹角当城汉月孤。无限塞鸿飞不度,秋风卷入小单于。”这首《听晓角》,以黎明边塞切入,借征人视角和心情写边愁乡思:天色熹微,残月孤寂高悬空中,一夜浓霜染白了凋零的榆叶;角声回荡,应和着《小单于》的曲调传响,于是,塞鸿盘旋,也深深为之动情。雁犹如此,人何以堪?征人的愁思,便在低回流连的雁影中怎么也挥之不去。

诗人还有一首《夜上受降城闻笛》:“回乐烽前沙似雪,受降城外月如霜。不知何处吹芦管,一夜征人尽望乡。”

诗题中的受降城,是灵州治所回乐县的别称。在唐代,这里是防御突厥、吐蕃的前线。诗的起笔,写登城时所见之景:白沙似雪,月色如霜。置身于如此的边地,思乡之情便随着月光的流泻而荡漾开来,可偏偏此时,夜风又送来了凄凉幽怨的芦笛声,这沉浮的乐音撕心裂肺,于是征人望乡,垂泪天明的意韵也就紧紧缠绕在芦管声里。

刘禹锡晚年曾在诗里沉痛地写道:“吴宫已叹芙蓉死,边月空悲芦管秋。”前一句化用了张籍的“吴宫四面秋江水,江清露白芙蓉死”的佳句,后一句借用的就是李益的这首诗。刘禹锡将李益的边塞诗与张籍的乐府诗并举,可见他对李益的推重。

读李益的这些诗时,袭上心头的是一种无以驱散的伤怀,李益在诗中营造出来的特别的音响环境,总是不停地撞击着人们的耳鼓。李益曾三次从军塞上,长期的边塞生活,让他更深层次地理解了那些笛声、角声和芦管声的内涵。

“天山雪后海风寒,横笛偏吹行路难。碛里征人三十万,一时回首月中看。”这首《从军北征》展现在人们视线里的,是壮阔而又悲凉的行军场景。首句揭示的是行军的背景,既而是写弥漫在冷雪寒风中的声情哀怨的笛曲《行路难》;笛声引发出征人离家远征的悲伤,于是便有了荒漠上、月夜中“一时回首月中看”的悲怆。

黄叔燦在《唐诗笺注》中说:“碛里征人,妙在不说着自己,而己在其中。”李益的边塞诗直接源自自身的体验,诗中不时闪烁着自身的影子。而正是这些“影子”,使得他的诗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染力量。

李益曾在《从军诗序》里说:“吾自兵间,故为文多军旅之思。或军中酒酣,塞上兵寝,投剑秉笔,散怀于斯文,率皆出乎慷慨意气。”“慷慨”一词,委实意味多多。

绿茶画名家书房·俞晓群

1956年生,出版家。



两半斋“两半斋”意为一半书在家里,一半书在单位,而俞兄本人也是“分身两半”,一半做出版,一半写作。这些年他新作不断,让人不由得感叹“不分两半的出版人不是好作家”。

书边杂写

枕边的书

◎任安书

近以天气尤热,不惟身体慵懒,就连脑筋似也滞硬起来,故已不再去构思作文了。然因见着报上有篇谈论枕边的书的文字,觉得那倒是个很好的题目,可以借来说上一点私见,虽我原不爱去做命题文。

我的枕边的书不多,只有几册而已,摆在上面亦即新近所读的是戴璐的《藤阴杂记》、沈起凤《谐铎》、郭在贻的《训诂丛稿》、邓绍基的《杜诗别解》、郑文的《杜诗繁诂》等等,可谓正书与闲书的凑泊了。古人将书分作甲乙丙丁或者经史子集,而我仅据自己的所事与所好,只作正书与闲书的区别而已。所谓正书,指的是做学术的书,诸如《训诂丛稿》《杜诗别解》《杜诗繁诂》之类。所谓闲书,自然是解闷儿的书,诸如《藤阴杂记》《谐铎》之类。

虽在当下来说,读书已是一件无聊且可笑的事,而我仍固执地以为能够读书实不啻于清福,如可读得多且杂一点儿,更是有益于身心的。以前的我仍与旁人一样,习惯性地枕边的书局限在了闲书一类,以为那样的书才适合临睡之前的轻松的心情与钝涩的脑筋。及至后来硬着头皮枕读了孟森的代表作《心史丛刊》,烛幽发覆,纠讹匡谬,不禁为之拍案叫绝、叹为观止,十足的是学术上的禅悦法喜,便将枕边的书扩展到了正书。

不过,无论正书抑或闲书均须有所拣择,要以文辞精妙、情愫幽婉、装帧清淡、开本适中为好,更细究之,则正书须考论严谨而闲书须情趣浓郁。而今的人总是为着功利或娱乐而疲惫得很,鲜有不愿安稳地睡觉的,如能有册好书佐眠,必能够在观止针脚功夫或回味穷尽形相之余,有个清甜而充足的梦,不致因书的坏而产生了厌恶之心,毁掉了难得的睡意。不久之前,我曾读过一册关于唐代文史的考证的专著,不虞其中错讹甚多,总得下床去翻史书以作复核,徒然赔上彻夜清梦,至今思之尤是悔鄙不已。



新书快递

梁启超:亡命,1898—1903

许知远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,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,却意外踏上全球化的时代浪潮,在广阔的世界舞台上迸发出强劲的生命力。三十而立的梁启超,以世界经验反观中国困境,也走到了思想成熟的关键时刻。

素锦的香港往事

百合著
中华书局

素锦是上海人,年轻时因家境贫寒,做了舞女。结识章先生后,在没有名分的情况下生下三个孩子。但章后来带着原配及孩子去了香港,素锦失去了生活来源,只得只身赴港……本书以素锦和妹妹素美之间的真实通信为基础,讲述了素锦在香港二

十年的日常生活以及这期间所历经的悲喜。

一个家族的电影史

许金晶、孙海彦编著
文汇出版社

黄佐临、黄蜀芹、郑大圣、郑长符、黄海芹……这是一个以电影为生的家族。本书讲述这个家族三代从事电影艺术创作的故事,分为“访谈”和“文选”。从写意戏剧观到对历史与时代生活的观照,以口述访谈徐徐展开这个家族的艺术传承历史。

来新夏书信集

来新夏著 王振良编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本书是来新夏教授晚年近五百通信札的一次珍贵集合,是来先生学术生涯和人生轨迹的点滴记录,字里行间,也是其“淑世”情怀与“润身”本色的真实流露。

《教师必读》刊名的翻译

◎彭伟

友人手中存有一册创刊号《教师必读》。此刊为“教学研究专辑”,由如皋市教育局、海安市教育局主办,两地教坛同人共同组稿,出版于1995年4月的海安县塑料彩印二厂。版权页印有“总第1期”的字样。

《教师必读》封面背景布满橘红色小花案,中文黑色刊名《教师必读》横排于上端,颇为醒目。英文刊名又横排于中文刊名上端:Teachers' Essential Reading。刊名的

翻译,不知出自哪位老师之手,倒是很精确的。刊名《教师必读》贵在一个“必”字上。这个“必”字,理解为“必须”要比“必需”更好些。前者的语气更重,往往是指一件事;后者往往是指一种物体。因为中文中“必需”一词常见,导致许多人不知使用“必须”一词,分不清两词的区别,更谈不上区分相对应的英文单词了。

“必须”“必需”相对应的英文单词正是 essential, necessary。Es-

sential 的英文解释是 completely necessary (彻底地必需),即必需中程度最为强烈的。譬如西方经济学中 necessary goods,是指一种物品,故而译作“必需品”;然而阅读、学习是一件事情,又是教师不可推却的事情,因此《教师必读》译作 Teachers' Essential Reading。《教师必读》作为地方小刊物,翻译刊名时能够注重如此细微的差别,充分彰显出它的严谨刊风。

书评书话